

无言之思——论内在言语与思维建构

曾嘉懿，沈嘉怡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DOI: 10.61369/SSSD.2025070033

摘 要： 语言作为人类交流的核心媒介与智能的独特标志，自古就与思维紧密交织。从柏拉图到现代哲学家，人们一直在探讨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然而，语言究竟是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理解思维，或其本身是否构成思维的核心，一直存在争议。笛卡尔就曾主张，无语言的生物不具备思维或心智，这种观点进一步发展为语言主义，即认为语言的结构和词汇不仅影响，还可能决定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与体验。本文旨在对比分析内在言语与外在言语的异同，并探究前者的产生机制，试图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探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揭示内在言语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思维活动的一部分，甚至与思维同步发生。

关 键 词： 内在言语；思维；语言主义；认知科学

Silent Thinking - On Inner Speech and Thinking Construction

Zeng Jiayi, Shen Jiayi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As the core medium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a unique hallmark of intelligence, language has been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inking since ancient times. From Plato to modern philosoph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hinking has long been a subject of exploration. However, there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y regarding the extent to which language facilitat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nking, or whether language itself constitutes the core of thinking. Descartes once argued that non-linguistic beings do not possess thinking or a mind—a view that later evolved into linguistic determinism, which holds that the structure and vocabulary of language not only influence but may even determine how humans understand and experience the world.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inner speech and outer speech, explore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the former, and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cience. It attempts to reveal that, in certain contexts, inner speech is also a component of thinking activities, and may even occur synchronously with thinking.

Keywords： inner speech; thinking; linguistic determinism; cognitive science

一、语言与思维的交织

思维是一种无声的自言自语这一观点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巨匠柏拉图的《智者篇》，其中蕴含的“思维乃内心独白之体现”的洞见，奠定了思维与语言交织共生的思想基础。然而，关于内在言语（即思维过程中的语言现象）的本质、表现形式及其与思维活动的内在关联，学界迄今尚未形成统一共识。核心争议聚焦于内在言语是否仅为思维之工具，抑或即为思维之本身，以及其运作是遵循自然语言逻辑，还是遵循独特的心理语言规则。

关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主要有三个立场：语言主义、心灵主义和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立场，鉴于本文聚焦于内在言语与思维关系的深度剖析，我们将重点置于对语言主义的阐述与批判性审视。语言主义的核心论调根植于“思想寓于语言之中”的预设，进而推导出缺乏语言能力的生物就不具备思维能力的论断。此观点可追溯至笛卡尔，他曾断言无语言能力的生物无异于

无意识的机械装置。

一直到现在，研究这一话题的哲学家们达成的共识是，即内在言语作为一种真实的言语形态存在。在语言表达的维度上，外在言语通过口头形式呈现为显性的交流，而内在言语则表现为一种隐性的、无声的自我对话。关于内在言语本质属性的探讨，与心理学及认知科学领域的两大理论框架紧密相连。其一，著名心理学家列夫·维果斯基提出的儿童内在言语发展理论主张，内在言语是儿童早期阶段外部自我导向言语向内在化转化的产物；其二，认知科学领域内关于内在言语生成机制的理论则认为，内在言语的浮现是外部言语生成过程在未完全执行前被中止的结果。这两种理论都将内在言语与外在言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疑暗示了内在言语是一种实际言语的观点^[1]。

内在言语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其体验强度与表达方式在个体间展现出显著的差异性^[2]。许多人在思考理论问题、排练购物清单、准备演讲或回忆过往的经历时都会经历内在言语的

发生。然而，事实不仅仅是那么简单，众多学者对此提出疑问，内在言语究竟是什么，它除了常人所理解的之外，还应该具有什么特征与现象呢？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将内在言语与外在言语进行比较，因为它与外在言语相似，具有相似的形式与区别，似乎从某些角度看来，内在言语像是外在言语的无声版本。在日常生活中，内在言语广泛被使用在计划任务、解决问题、自我调节、自我激励、演练对话甚至是做白日梦等方面，我们每个人对此都不陌生。因此，我们会想知道，内在言语与外在言语在功能运用上是否存在重叠与分工？内在言语是否能在某些认知领域以非言语的方式独特地促进认知过程的发展？

事实上，内在言语与外在言语的区别最明显的是它表现出的感官特征，如特定的音调、韵律或口音，或者伴随着运动感觉，如嘴唇或舌头肌肉的轻微收缩^[3]。根据维果斯基的方法，语言虽然是在社会交往中习得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渐内化，首先会蜕变为私人言语，这种言语仍然可以听得见，但不再由他人引导，最后变成（听不见的）内在言语^[4]。重要的是，我们会内化各种社会（或社会-语言）实践，将其重新用作“个人心理组织的手段”^[5]。

二、内在言语的产生机制

那么，内在言语这一概念应如何界定呢？部分学者从现象学的角度去阐述定义，因为内在言语无法直接观察，限制了其实证研究的范围，所以需要开发间接研究它的方法，他们声称“内在言语可以被定义为在没有明显和可听的发音的情况下对语言的主观体验”^[6]。

言语的生成过程可以借鉴莱韦尔特及其团队所构建的言语产生模型，言语产生涉及四个层次的处理：分别是词汇概念激活、词元选择、形式编码和语音编码^[7]。更具体地说，首先，说话者需依据其交流意图或目标，在众多词汇概念中精选其一。鉴于同一事物常有多种表述方式，此过程涉及观点采择策略，即根据受众的认知背景选择最能有效传达信息的词汇概念。随后进入词元选定阶段，假定一个名为“Lemma”的词汇项指定了单词的句法属性（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或者它的语法性别等）。紧接着是形式编码环节，该阶段聚焦于形态与语音代码的检索与整合。最后，语音编码阶段生成发音指令，执行后转化为可感知的语音输出^[7]。在这四个层级的处理中，除去最后一个语言编码阶段，似乎就是一个内在言语的产生模型，即使它仍然是非常粗略的。我们可以将内在言语视为一种心理事件，而参与言语产生系统至少触及了词元表征的水平，虽然语音表征或发音表征是否在内在言语事件中也激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在头脑中寻找概念、选择概念时，思维过程已经与语言同时甚至先一步地运作并发生了。

粗略地说，认同内在言语与思维存在关系的学者专家们主要分为两种立场，一种是认为内在言语使思维变得易于理解，另一种则认为内在言语与思维紧密联系在一起^[8]。简而言之，前者认为思维是高于语言的，内在言语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后者则

认为内在言语与思维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思维的发生依赖于内在言语。第一种观点基于这样的理念：思维不同于言语，并且最初或以其最纯粹的形式，是独立于（自然）语言的。存在一个理论依据是内在言语的前向模型理论（The forward model theory of inner speech），在我们进行内在言语行为之前，有一个先前的命题思维行为，其内容最终可能通过内在言语话语来表达。前向模型通常指的是一种处理语言信息的方式，其中模型依据前文（即上下文中的前置信息）来预测或生成后续的语言内容。

第二种观点的支持者卡帕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用语言思考，以至于我们重复使用内化的社会语言实践；我们用语言思考，因此利用自然语言的句法和语义特征^[9]。然而，哪些内心的言语可能是思考的情况呢？有趣的是，我们似乎经常在思考、解决问题或类似的认知要求任务时进行内心对话。在这些情况下，内心的话语不仅仅是副产品或方便的权宜之计，相反，似乎是先验思维过程对语言表述本身的屈服使我们能够从事某些形式的复杂审慎推理。根据维果斯基的解释，我们在习得语言时，通过沉浸在各种社会（非语言）实践中，学会参与这样的审议活动^[9]，但是一旦语言被内化，我们就可以通过内在言语来参与这些实践，从而产生思维的范式案例。卡帕还提出一个论证来辩护某些思维是内在言语的实例的观点，他的论证整理如下：

1. 前提：思考活动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涉及言语产生系统的前两个层次（词汇概念和相应词元的选择）；二是不涉及这些层次。

2. 前提：若思考活动涉及言语产生系统的前两个层次，即词汇概念和词元的选择，则这种活动被视为内在言语的一种表现。

3. 假设与推论：如果思考活动不涉及言语产生系统的前两个层次，那么所产生的想法将失去句法结构与词汇概念的支撑，导致语义内容不明确。

4. 因此，思维活动的本质，要么是内在言语实践的直接体现，要么是丧失了句法组织能力与词汇表达能力的思维产物。

该论证探讨了思维活动与内在言语的关系，认为思维要么涉及言语系统的词汇和句法选择（即内在言语），要么不涉及而导致语义模糊。思维活动本质上是内在言语实践的体现，或是不具备明确语义内容的非语言性思维。卡帕的核心逻辑用维果茨基的话来总结就是：“思想不仅仅是用语言来表述的，它通过它们而存在”^[10]。

三、语言主义与戴维森的怀疑

虽然语言与思维之间存在关联基本得到共识，但是也有不少观点引发了许多争议，其中比较激进的一个立场是语言主义，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深刻影响人类的思维和对世界的理解。语言主义按照态度大致可以分为强版本（语言决定论）与弱版本（语言影响论）。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完全决定了个体的思想和认知方式。根据这一观点，人们只能在其语言结构允许的范围内思考和理解世界。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语言中缺乏某种概念或表达方式，那么这个人就无法形成相关的思想或理解该概

念。语言决定论的典型代表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其中的“强假设”指出，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因其语言结构的差异，导致他们的认知世界也截然不同。例如，某些语言中没有过去时态，这可能意味着该语言的使用者无法像使用过去时态的语言使用者那样思考过去的事件。

语言影响论则是语言决定论的弱化版本，它认为语言影响而非决定思想和认知。戴维森被许多人认为是语言主义的支持者，他被视作是笛卡尔传统的追随者，根据笛卡尔传统，如果一个生物没有语言，它就没有思想。他的争议性主张是，一种生物只有翻译另一种生物的语言才能思考^[9]，并且一周大的婴儿和蜗牛都不是会思考的生物。戴维森主要关注的是无语言的生物是否会思维，他并不否认存在法语、加利西亚语或英语等自然语言，但他认为这种意义上的自然语言无助于为我们提供对语言的哲学理解：“人们不需要说自然语言”，“相同的语言以便相互理解^[10]”。他认为，为了互相理解，仅用相同的表达方式表达相同的意思是不够的，相反，说话者必须赋予说话者的话相同的含义。

虽然戴维森的许多观点与论证被看作是对语言主义的辩护，但科托认为，我们不妨采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把他看作是对无语言的生物是否会思维的怀疑论。戴维森认为要满足信念的条件需基于以下假设：1. 拥有信念需要拥有信念的概念，2. 拥有信念需要语言。从这两点我们最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语言的生物不可能有信念。戴维森尽管成功地解释了无语言生物的行为，但对无语言生物的信念归因仍不足以证明它们确实拥有信念。具体困难来源于两个假设：（a）许多无语言的生物能思维，（b）无语言生物的思维无法可靠地表征。戴维森曾清楚地指出，由于它们缺乏语言，无语言的生物到底在想什么（如果他们这样做）将仍然是未知的，因此，我们将永远无法区分成功地适应他们的行为模式的无数信念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对于戴维森来说，精神和身体

只是概念性的描述，我们的头脑中不存在诸如精神或物理对象或属性之类的东西。

戴维森的论点从未试图破坏无语言生物确实思考的观点，也许无语言的生物会思考，也许他们不这样做。戴维森对心灵的研究方法是解释性的，他的解释理论唯一关心的是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才能解释其他生物的行为，而不是这个生物现在正在产生的信念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戴维森诉诸语言，是因为语言引入了规范力量，使我们能够判断一个生物是否理性。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口头回应的情况下，该生物的行为充其量在实用上是合理的。

四、结语

我们用语言思考的想法来源悠久，因为很难用精确的术语表达出来。对内在言语产生机制的分析和跨学科的观点表明，内在言语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是一种思维形式，因为它在思维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思维过程是在内心深思熟虑和内部思考中重复使用论证、对话互动、解决问题等社会语言实践所产生的。内在言语表达有时并不依赖于任何先验的、独立于自然语言的思想来发起，在某些情况下，思维本身就是内在言语，特别是当它利用自然语言的特征，参与言语产生系统时。虽然许多人认为内心言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认知，但它与思维的关系程度及其具体形式仍存在争议。首先，我们需要关注内在言语的本质特征，不管它是如何发展或产生的。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可能都是不充分的，并且还没有找到最好的方式来最好地描述这种关系，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问题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Gregory D. How not to decide whether inner speech is speech: Two common mistakes[J].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24, 23(2): 231–252.
- [2]Hurlburt R T, Heavey C L, Kelsey J M.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inner speaking[J].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013, 22(4): 1477–1494.
- [3]Kompa N A. Inner speech and ‘pure’ thought – do we think in language?[J].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024, 15(2): 645–662.
- [4]Vygotsky L S. *Thought and language*[M]. MIT press, 2012.
- [5]Vygotsky L. Tool and symbol in child development[J]. *The vygotsky reader*, 1994.
- [6]Alderson-Day B, Fernyhough C. Inner speech: Development, cognitive functions, phenomenology, and neurobiology[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5, 141(5): 931.
- [7]Levelt W J M, Roelofs A, Meyer A S. A theory of lexical access in speech production[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999, 22(1): 1–38.
- [8]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9]Davidson D. *Thought and talk*[J]. 1975.
- [10]Davidson D. *Truth, Language, and History: Philosophical Essays Volume 5*[M]. Clarendon Press, 2005.